

乡下爷爷(小说)

□刘剑波



绘图 瞿溢

进了腊月,李煜就跟淑玉商量接老爸来上海过年的事。李煜的理由是:“我伢结婚好多年,小鬼也上一年级了,老爸连我屋里门朝哪几开都勿晓得,再说我妈妈……”李煜说的是上海话,他来上海打拼多年,耳濡目染,上海话说得呱呱叫,连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淑玉都佩服。

李煜话没说完,淑玉就打断他,依勿要讲了,阿拉没意见。淑玉的这个态度让李煜颇感意外。前些年,李煜不止一次探过淑玉的口风——请父母来过年——淑玉都以各种理由婉拒了。

李煜认为,淑玉这次松了口,与去年回老家奔丧有关。李煜的母亲缠绵病床多年,去年这个时候终于撒手西归了。淑玉主动提出跟他回老家跟婆婆告别,这让李煜很欣慰。

说起来,淑玉和李煜结婚多年,只见过婆母一次,那还是在他们的婚礼上。他们的婚礼是在上海一家酒店办的,堂兄开了五菱面包,送李煜父母和几个亲戚过来。婚礼结束后已经是深夜,二老顾不上到他们的新房坐坐,又连夜赶回乡下了。

淑玉做梦也没想到,去年跟李煜回乡奔丧,结局却是灰溜溜的。问题出在“关脸”上。当地风俗,安葬头天午夜12点前,要给死者“关脸”,即把棺盖钉上。后来禁止火葬,没了棺盖可钉,只好用白被单把死者包扎起来,等到第二天送到火葬场火化。

死者在被“关脸”之前,身下垫的尿布要抽掉,俗称“抽尿布”。当地人普遍认为,要是不把这块尿布抽掉,死者将无法顺畅“往生”。

乡下人是很看重“往生”的。“往生”就是“舍此往彼”。“舍此”是舍离目前的苦海,“往彼”,“彼”是哪里呢?就是彼国,就是极乐世界,弥陀的净土。

本来,抽尿布这差使应该是死者的女儿来做。要是死者没有女儿,那就要由儿媳来完成了。李煜是独子,所以这项很重要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到淑玉头上了。

淑玉当时倒吸了口冷气,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就是打死她,她

也不敢给婆母抽尿布啊。事实上,淑玉到了乡下后,一直没敢看躺在灵堂上的婆母一眼。

在她十岁那年,母亲带她去殡仪馆,跟躺在鲜花丛中的曾祖母告别。她曾见过慈祥可亲一脸笑的曾祖母。可是,那天,在殡仪馆大厅,当她把目光投射到曾祖母的脸上时,她看到的是骇人的表情,狰狞,扭曲,仿佛曾祖母是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从此,曾祖母可怕的表情一直印在她脑中挥之不去。她再也不敢一个人在夜晚的弄堂走路,睡觉都要亮着灯。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次去殡仪馆跟死去的长辈告别的经历,但她再不敢看亡者的脸了。如果挨近婆母给她抽尿布,她无法保证自己的目光不投射到婆母的脸上,一想到那种可怕的情景,她就毛骨悚然。

就在众亲戚等着她给婆母抽尿布时,她却夺门而出,朝亭车的河道奔去。这个突如其来举动把所有人都惊呆了。当人们回过神来时,就听到汽车发动的引擎声。淑玉连夜赶回了上海。

李煜认为,这次淑玉同意公公来上海过年,有弥补去年的“过失”,向公公道歉的意思。

第二天,李煜打电话给他的老爸李秀奎。李秀奎刚过六旬,在上海,这个年纪的男人还算中年,被称做“大叔”什么的,但乡下人李秀奎看上去就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头了,头发胡子都白了,牙齿松动了,腰背佝偻了,尿线直接垂下来,在田头掏出老家伙小便,裤子门襟总会湿一大片。李秀奎勤俭持家,老实善良,村里人都叫他秀奎。他习惯了,有时小孩子冲他喊一声“秀奎”,他也答应。

李煜在电话里很郑重地说,爸爸,请您来上海过年。李煜把“请”咬得很重。秀奎却轻描淡写道,再说吧,离过年还早呢。李煜说,今天都腊月十五了,也就三个多星期的事了,三个星期一眨眼就过去了。秀奎还是不改口,再说,再说吧。

在李煜看来,“再说”意味着可能性。他了解老爸的脾性,老爸不

愿干的事,直接就回绝了,从不拖泥带水。李煜觉得,老爸的轻描淡写其实是举轻若重。站在老爸的角度考虑,他现在成了老鳏夫,他会害怕孤独,尤其是在万家团圆的除夕。何况,老爸舐犊情深,一直惦念着从未见过面的小孙子。总之,老爸没有理由不来上海过年。

随后的几天,李煜每天晚上都不厌其烦地给老爸打电话,直到老爸不再端着了。不过,秀奎说要到腊月二十五六才能动身,在这之前,他要收拾好田里的农活,要洒扫屋舍,要把猪圈里的猪杀了,还要蒸点馒头捣点糕,再做个花生糖什么的。

李煜说,上海什么都有,空着手来就行。

秀奎语气很坚决:哪有过年不蒸馒头不捣糕的,老祖宗的规矩不能破。

时间很快,转眼就到了腊月二十五。李煜准备回乡下接老爸。秀奎说,三爷要到上海办年货,顺便把我捎过去。三爷是李煜的堂兄,开五菱面包,专门给村里跑运输。

腊月二十六上午,五菱面包就到了李煜夫妇居住的小区。这套房离黄浦江不远的房子,还是十年前买的,去年他们在浦东买了一栋别墅,正在装修中。

五菱面包直接开到楼下。早已候着的李煜推开车门,吓了一跳。车子的两排座位都卸掉了,车厢装满了东西,计有:新酿米酒两坛,新鲜大米两布袋,红薯两麻袋,蔬菜两筐,猪肉两扇,宰杀好的鸡两只,菜籽油三桶,土鸡蛋两箩,馒头五方便袋,年糕五方便袋,花生糖两玻璃罐。

此外,还有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袋口扎着,不知里面装着什么。车厢角落里还摆着一只很大的风琴,上面嵌着好多竹哨,呈五角星排列。这种风琴一上天,就会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方圆十里都能听到。

李煜开玩笑说,老爸,您这是到上海来赶集啊。

秀奎不紧不慢地说,都是自家种的养的,没打过药水,没施过化肥,安全环保。

淑玉呢,喜煞了,又忧煞了。喜的是公公带来的每样物事(上海方言,物品)都是好东西。在上海,你一辈子都吃不到没打过药水没施过化肥的蔬菜。上海超市的大米都有股陈芝麻烂谷子的味道,而老爸带来的大米,隔着布袋就有好闻的米香溢出来。红薯近年来风靡上海居民的餐桌,要长寿吃红薯嘛。虽然上海大大小小的超市都有红薯出售,但都颜色灰暗,老气横秋,硬得像土坷垃,来路可疑。而老爸的红薯脆灵灵的,红茵茵的,娇嫩嫩的,一看就忍不住想咬一口。

淑玉喜欢吃鸡,但现在用化学饲料沷大的肉鸡松垮垮的,一看就没了胃口,所以她很久没吃鸡了。她看到公公带来的鸡,味蕾一下被挑起来了。公公的鸡,腿又细又紧绷,这可是土鸡的明显特征。几年前,她吃过一次土鸡。那是她乡下的姑妈到上海看病带来的。那只又结实又香的土鸡,全家人整整吃了三天,最后用鸡架烧汤,又吃了一顿。

那次姑妈也带来了土鸡蛋。跟超市买的肉鸡蛋比,土鸡蛋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炒出来是黄灿灿的,不像肉鸡蛋,炒出来是白花花的,一看就没了吃的兴致。

公公说他的猪喂的是野菜和粮食,整整养了一年才长大,这年头到哪儿去找这样的猪啊。

淑玉愁的是,这么多东西放哪儿啊。冰箱倒是还有空间,不过也只能放两只鸡、一部分猪肉和鸡蛋。剩下的可是大头,厨房小,根本搁不下,单是那两坛米酒就占了很大的地方。

这一天淑玉没去上班,忙着处理公公带来的年货。淑玉打电话给姆妈和阿爸,说乡下的东西,老宝贝的。阿爸听说有乡下的米酒,忙说,别的阿爸勿要,米酒给我留一坛。阿爸已经好多年没吃到乡下的米酒了。老头子还说,请转告李煜的父亲,有机会我们老兄弟喝一杯。

淑玉当即每样拿点,米酒则灌在纯净水桶里,全放进后备厢,送到姆妈家里。(一)

中有剑的侠客,陪伴自己仗剑走天涯。特殊场合,一笔好字走龙蛇,艳惊四座,让哗众取宠者噤若寒蝉,此时无声胜有声,独占头彩,像滕王阁上的少年王勃!这种高度褒扬祖宗传承国粹的认知,可谓精辟!

我在租住地的林中菜地所得手杖,主要是记录和承载了一份友谊。老郑从他们整理树木中,发现砍削下来的树枝中有一根7字形棍,挑出后剥皮打磨,立马成了亮丽脱俗的手杖。尤其是手握部分,这个木工爱好者从网上购买工具,一番打磨,居然形同隶书之长横,蚕头燕尾,一握之下舒适,形同老友握手。老郑对我说,业余爱好做成的小玩意,比不上专业水准,万望莫嫌弃。我说,专业水准难免功利,业余爱好方可独出机杼。专业人士制作过程看见的是钱财,爱好者体会的是高兴。专业人士不会慷慨送我作品,我买海南纪念品,也不会想到选手杖。

告别海南回苏州,这根手杖自然同坐飞机跟我回来听寒山钟声。夜半醒来,我摩挲它,似乎能闻出它身上凝结的海南特有气息,能隐约听见海风摇树和海浪声。而这,恰恰是钱物交易很难达到的境界。

我在想,哪天我想念海南了,想念林中种菜的老友了,感觉凭此手杖,我就能实现撑竿跳运动员的壮举,一撑之下梦回海南。

海南手杖(散文)

□刘放

在海南的日子里,有许多的美好风景和人事值得一记,其中,有一根手杖。

这根手杖是从几个老朋友的林中菜地得来。他们都比我年长,在海南的这个农场待的时间也比我长,都有七八年之久了。他们退休后于此地购房,带着老伴从北方来此地过冬,的确是不错的安排。由于买菜不便,加上他们有大把闲暇时间,就在住地附近种上了各类蔬菜,既满足餐桌上的需要,又锻炼了筋骨。

我是初来乍到,对他们闲不住的干劲,还有堪称漂亮的菜园子,都钦佩不已,每天晨起散步,就到菜地观赏风景。观赏菜与它们主人的风景。与这些叔叔老哥辈一来二往就熟悉起来,谈得来,也就成为了缘分缔结的朋友。

我进这个林中菜园时总是手握一根竹竿,不但当拐杖用,主要还是盲人走路一般敲打地皮。我敲打地皮并非探地面虚实,是为了打草惊蛇。海南天气炎热,四季如夏,林中草丛有蛇。冬至这天,我在林中小道亲眼看见一条忘记冬眠的蛇,一米多长,在我一身鸡皮疙瘩之际,它优雅地伏地吐着红信子,小而发亮的眼睛挺陌生地看我,不乏优雅地扭头消失消失在路边草丛。

至于四脚蛇,那就更多了,也许是壁虎或变色龙一类的,有着花花绿绿的颜色,形同迷彩服,与周

围的草木颜色很近。虽说这种四脚蛇不咬人,但人走近它的身边,一点都发现不了它的存在,它会突然嗖地往草丛中一钻,吓人一大跳。我往往都是以竹手杖敲地数声,既是吓唬它,也表示对它不讲武德吓人一跳的抗议。当地人告诉我,人怕蛇,蛇也怕人。遇到蛇,你不主动攻击它,一般它也不会攻击你,你说一句“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彼此相安无事。这之中,手中有了一根竹竿,比较方便达成人蛇的默契,竹竿击地,彼此提前相让。

种菜朋友老郑告诉我,手中有根手杖,还能达成攻蛇之心不可有,防蛇之心不可无的目的。当地人称之为“过山风”的蛇,体型大,性情猛,还有剧毒,有主动攻击人畜的习性。如果遭到这种蛇攻击,千万不可掉头就跑,因为有的时候人根本跑不过蛇,这时候,就用手中的棍棒对准它昂起的头颈猛力击打,一棍之下蛇就会落败逃遁。

我知道,我这里将手杖说成了对付蛇的武器,以偏概全了。手杖其实是很古老的物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壮子美面对孩童抢他屋顶被风吹散的茅草无奈,“归来倚杖自叹息”;苏东坡途中遇雨而“竹杖芒鞋轻胜马”,足见这个手杖有对付蛇的功能,彼此的却是支撑自己抗拒风雨。苏州人很好玩,老人们都叫手杖为“斯迪格”,我一开始没听懂,后来

才反应过来,这不过是手杖的一个英语单词读音,英译过来。不叫手杖而用一个舶来词读音,这种心理蛮好玩的,习惯而已吧,不必多深究。西方人对这个手杖似乎比我们更加看重和倚重,他们称这个物件为文明棍,即有此棍在手,就平添了几分文明,与领口实用价值不大但实际价值不小的领带有得一比。不太遥远的记忆中,我们胸口口袋插插的钢笔和鼻子上架起的眼镜,也是文明、学问和风雅的标志。这样就让我们看懂了戏剧明星卓别林标配的道具,为何除了礼帽皮鞋,还有一根手杖。也让我们想起希腊悲剧中那个著名的斯芬克斯谜题:什么东西早上四条腿走路,中午两条腿走路,晚上三条腿走路。这第三条腿就是年届晚年人那一根手杖。

对手杖的喜爱,我感觉古今中外英雄所见略同。我有一个教孩子书法的黑龙江朋友,他教得很好,而且很有想法。人道一笔好字是人的第二张面孔,他说一笔字还是人的第三条腿,即手杖。年少年轻时拥有,不显山露水,却如影随形伴随自己,就成艺不压身的身怀功夫者;特殊时刻需要了,这条腿就会发挥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所谓“第三只眼”,隐藏在眉宇间,完全是上天眷顾,属天分;而这个“第三条腿”,有一大半要后天努力才能依附于己,让自己成为手中无剑心



江海新韵

指引(组诗)

□徐玉娟

豆豆的快乐

弹球跳跳跳,跳了五六下
豆豆在后面追啊追
追了十来步
前面是一颗小太阳
后面是一颗小露珠
春天的风
吹啊吹,像个老太婆

在小河边

我被春天的花
包围了
芥菜花,豌豆花,婆婆纳
七岁的邻居嘟嘟
却不管这些
他专心致志地往河里扔
着土块
似乎要给春水一颗童心

豌豆花

院子东边的土地上
生长着绿油油的豌豆苗
三岁的豆豆拉着
我的手,往那儿奔
豆豆说:
“豌豆苗上飞来了好多白
蝴蝶

我要捉几只回来
让它们教我——
飞”

风

春风摸了一下
我的左脸,真柔软
夏天的风摸了一下我的
右脸
真暖和
秋天了
风把树上的叶子吹得“沙
沙”响

冬天到了
雪花在北风中飞来飞去
我不知道,风是不是
已经长大了
它们是不是
有了使不完的力气

小雪花

有时候和我
躲猫猫。刚落到手上
就不见了

有时候变魔术
把我的红棉袄
绣上了春天的梨花
一朵,一朵的

雪花真有趣啊
像我的小心思
有时候,反复说你也猜不着
有时候,一句话不说
你已经全知道了

雨

豆豆站在门口看雨
仰头问妈妈:
天上的雨
从哪儿来
是不是有个淋浴器
拧开水龙头
就流了下来
妈妈说:有个淘气的孩子
叫小云,被妈妈打屁股了
正流泪呢

复乐园

一群孩子在花园里
荡秋千,几只小鸟
在树梢上
像突然飞起的笑声

我站在十三楼的窗口
向下望去
仿佛夏娃
恰好看见失去已久的乐园

涟漪

我牵着豆豆的手
去河边看鸭子
他突然指着河面
惊叫起来:
小河真懒啊

你看它
穿了一件皱巴巴的衣服
怎么可以见我们

土地里住着她心中的菩萨

小河在村边,一棵桃树
在河边,母亲在靠近桃树
的地里除草
她没有抬头看看流云
也没有低头
看着流水,几只灰鸭在河
面拖出美丽的波纹

母亲也没有注意
她只是埋头除草
她虔诚专注的样子
和上山烧香的香客
没什么两样。仿佛那几
亩田地里
住着她
心中的菩萨

我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一把锁

出门有点匆忙
钥匙竟被忘在了屋子里
在开锁匠还没有到来之前
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观察一把锁
事实上,它早已成为门的
一部分

开锁,即开门
我知道钥匙
就在门的后面,却无法用它
打开眼前的门,这就像
一个人
与另一个人,隔着薄薄的
空气

却一生都无法拥抱
尤其是那扇心门
你总是以为拿到了
开启它的万能钥匙
开门之际
却又找不到锁的位置

戴胜

站在山巅上
是为了飞得更高
低下头来,才能更好地俯
视人间。
人世上总是不乏美好的
事物

比如,一树枯枝上仍结着
红山果
比如,一个少年唱着歌
竟把一条溪流引到了山下
而我此刻正好抬起头
看见你头戴凤冠的样子
仿佛一个人
因内心涌起的高傲而君
临天下

落日研究

驱车来到江边
似乎要完成一次对落日
的膜拜。

我的影子
正被拉长,似乎有另一个我
已提前回归土地。
落日慢慢西沉
像一个出色的跳水运动员
正现身于一组慢镜头。
像火焰的儿子
拥抱了水的女儿。
仿佛天边,有许多遥远的
赞美

雪

如果要给雪
赠送一个词,我想送它一
个字:白
送它两个字:太白
在这广袤的天地间
雪,就是诗人啊
如果给它一个姓氏
就是李白
就是李太白
站在雪地上
我就是读诗的人
我就是白中的黑
多么令人欣慰
我们终于构成了世界的
一只眼睛